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Cooking”:

on the Translator’s Role in Cultural Translation

La traduction culturelle et la “cuisine” :

exposé simple sur le rôle du traducteur dans la traduction culturelle

文化翻譯與“烹飪”

——淺談文化翻譯中譯者的角色

Du Changguo

杜昌國

Received 9 October 2005; accepted 18 October 2005

Abstract By comparing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cooking, especially cooking Sichuan cuisine, the present paper tempts to propose that, in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 role of the translator, like that of the cook, is to express faithfully the cultural information in the source-text to the readership of the target-text.

Key Words: Cultural Translation, Cooking, Role of the Translator, Faithfulness

Résumé L’auteur de cet article avance, par l’analyse et le contraste de la similarité entre la traduction culturelle et la “cuisine”, surtout la “cuisine des plats au goût de Sichuan”, l’idée que le traducteur dont le rôle ressemble à celui du cuisinier doit, dans la traduction culturelle, transmettre fidèlement les informations culturelles du texte original aux lecteurs de langue cible.

Mots-clés: la traduction culturelle, la cuisine, le rôle du traducteur, la fidélité

摘要 本文試圖通過分析對比文化翻譯與“烹飪”，尤其是“烹飪川菜”的相似性，提出文化翻譯中譯者的角色如同廚師，應忠實地將原文中的文化信息“原汁原味”地傳達給譯語讀者。

關鍵詞: 文化翻譯；烹飪；譯者的角色；忠實性

1. 序言

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的飲食文化日益受到外國食客的青睞。川菜可謂是中國幾大菜系中的一枝獨繡，因此，本文僅以川菜為例，略作膚淺之見，不足之處，還望專家、同仁不惜賜教。

筆者並非四川人，初來四川時，曾被川菜獨特的麻辣風味折磨得苦不堪言，每每噙著眼淚，噓著嘴，從川菜館出來，仍然是饑腸轆轆。原因是川菜太麻、太辣，難以享用。通過幾年的磨合，

原來是怕麻怕辣，而今是怕不麻，怕不辣。偶爾遇到麻得不夠，辣得不狠的情況時，還免不了要發發牢騷，抱怨其不“地道”，非“原汁原味”。一年前，朋友在紐約開了家川菜館，據說開業之初，門前冷落，食客寥寥。今天，門庭若市，外國食客紛至遝來，往往還出現排隊就餐的局面。為此，朋友還常托我郵寄些花椒和辣椒之類的調料，以便做出正宗的四川風味。

從朋友成功的經歷中得到啟示，既然花椒、辣椒能隨川菜被“原汁原味”地移植到西方，被廣大的西方食客接受，中國文化同樣也能隨同翻譯被“原汁原味”地“烹飪”給西方讀者。文化

翻譯就如同“烹飪”，其中，譯者就好比是大廚。採用正宗的配料，地道的方法，同樣也可以將燦爛的中華民族的文化“烹飪”成一道道美味佳餚，以饗西方讀者。

2. 文化翻譯與“烹飪”的關係

關於翻譯中譯者的角色，譯界已有廣泛的討論。“古今中外，不少翻譯家或翻譯理論家在討論問題時，經常讓譯者進入某種‘角色’，或把翻譯工作比作某項活動（特別是藝術活動），以論其功過是非、盈虧得失。其實，翻譯既是一種藝術，它必然與其他藝術活動，如演員演戲，畫家繪畫，雕塑家雕刻，鋼琴家演奏等有相似或共同之處。於是，演員、畫家、雕塑家、鋼琴家等自然而然地成了翻譯家應聲氣求的‘朋友’。”¹

本文把文化翻譯與“烹飪”相提並論，似乎完全是“風馬牛”。事實上，兩者有著極大的相似之處。所謂翻譯，是一種語際間的轉換活動，將一種語言載體所承載的信息轉換成另一種語言載體，也就是將一種語言所包含的信息轉換成另一種語言，供異域讀者或譯入語讀者閱讀、瞭解，翻譯的對象是信息；所謂烹飪，就是將各種必要的配料，按一定的比例和特定的工序，製作成一道道菜肴，供食者品嚐、享用。

其實，無論將譯者界定為何種角色，翻譯的目的就是促進不同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因此，譯者的任務就是引導讀者接受異域文化；譯者的職責就是要使異域讀者通過自己的工作，瞭解、吸收所蘊含的源語文化的豐富內涵。至於異域讀者頭腦中產生的聯想能否接近或“動態對等”于原作在原文讀者中產生的效果，就不能簡單地苛求譯者了。就正如一名大廚，無論是在紐約，還是在倫敦烹飪川菜，其職責就是嚴格按照四川人烹飪的方法、步驟，做出一道道的菜肴。至於紐約人或倫敦人食用後能否與四川人的反應相同，就不能對廚師求全責備了，因為其職責就是烹飪出地道的川菜。至於外國食客，初次品嚐，難免不適應，或感到無所適從。但久而久之，吃多了，

麻“木”了，辣慣了，也就逐漸接受了。當然，若有食客對烹飪川菜的配料、做工等產生了興趣，這就需要服務員在上菜時予以講解。這裏的服務員其實就相當於翻譯中譯者所做的注釋，通過注釋，異域讀者也就可以慢慢地瞭解源語文化的內涵了。當然，會有人提出質疑，說譯者翻譯的東西是給讀者看的，理應讓讀者看得懂，要對讀者負責。其實，這也未必盡然。廚師烹飪川菜時，並未因西方食客的口味不同，而擅自將其中的花椒與辣椒換成西餐的作料，不也同樣受到青睞嗎？其實，西方人早就對中國豐富的飲食文化有所聽聞，就像他們對燦爛的中國文化著迷一樣，對此有著強烈的興趣。本來，飲食文化就是悠久的中華民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酒香不怕巷子深”，只要“原汁原味”，就不愁門前無食客。“麥當勞”、“德客士”、“肯德雞”不也被我國廣大的國民早已接受，甚至是趨之若鶩嗎？若按照咱們國人的飲食習慣，往往是燉雞，或者是鹵雞，而炸雞當屬鳳毛麟角。

3. 文化翻譯的現狀

眾所周知，自我國實行對外開放以來，我國與西方各民族的交流日趨頻繁，“全球化”時代早已悄然而至。尤其是我國成功的加入世貿組織，儼然在東西方之間修建了一條高速公路，中西交流正處於空前的時代。不同民族需要溝通，溝通就離不開翻譯。“因為有翻譯，哪怕是不免出錯的翻譯，文化交流才有可能。”（王佐良，1984）跨文化交流是翻譯發生的本源，翻譯是跨文化交流的橋樑，也是跨文化交流的產物，因此，文化翻譯在我國譯界日益受到重視。文化翻譯註定要成為掀起中國歷史上第四次翻譯高潮的主要動力之一。

如何使翻譯這座橋樑真正發揮輸送作用，成功地促進東西方之間的文化交流，即如何準確地將中國文化介紹給西方讀者，目前譯界沒有定論，也難有定論。除了長期的“直譯”與“意譯”之爭外，“歸化”與“異化”也各執一詞。“正是在對待翻譯中怎樣處理文化差異的問題上，翻譯界內部產生了分歧。一般來說，可分成兩種對立的意見，即所謂‘異化’（alienation）與‘歸化’（adaptation）。前者主張譯文應以源

¹錢鍾書語（方夢之編）。引自林煌天主編《中國翻譯詞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46頁。

語或原文作者為歸宿，後者則認為譯文應以目的語或譯文讀者為歸宿。”（郭建中，2000：278）

“直譯”與“意譯”、“異化”與“歸化”，有著不同的出發點。其中，“直譯”與“異化”旨在保留源語文化，“意譯”與“歸化”的目的在於譯語讀者的理解、接受。但近些年來，不少翻譯工作者在涉及文化內容的翻譯時，為了“省事”，往往不惜犧牲源語文化，大膽地採用“意譯”與“歸化”，以便使其譯作易於接受。更有許多譯者，恐於擔當諸如“死譯”、“亂譯”、“敗譯”的風險，同樣也不惜以犧牲源語文化為代價。尤其是“翻譯史上若干失敗的直譯幾十年來一直傳為笑柄，因此使直譯的名聲不佳，以致成為‘歸化’翻譯發展的土壤。”²總的來說，目前的文化翻譯中，對涉及到特定民族的文化內涵時，“意譯”與“歸化”的翻譯要多於“直譯”與“異化”的翻譯，至少也是平分秋色。

4. 文化翻譯的實質

雖然文化本身是不可翻譯的，但文化的內涵是可以翻譯的。文化翻譯的實質是翻譯源語中所體現的文化內涵。文化翻譯是一座橋樑，架在兩個有著不同文化習俗和傳統的民族之間，使其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互通有無，開展公平合理的跨文化交流，從而真正增進不同民族間的相互瞭解。這與“烹飪”極其相似。川菜以其獨特的麻辣風味而出名，西方人初次品嚐，定會望而生畏，甚至會被麻得“三月不知肉味”，被辣得淚流滿面，但這就是川菜的特色，川菜的魅力所在。倘若廚師為了迎合西方人的口味，把花椒和辣椒換成番茄醬，那就不是“原汁原味”，地道的川菜了。文化翻譯又何嘗不是如此。譯者的責任就是要把燦爛的中國文化“原汁原味”地介紹給西方讀者。“龍”就是“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徵，整個華夏民族都是“龍”的傳人，並引以為豪。要是譯者考慮到“龍”在西方文化中有著截然不同的內涵，照顧到西方人的“反應”而將“龍”改為“虎”，致使整個中華民族都成了兇殘的食肉動物“虎”的子孫，那就有“指鹿為

馬”之嫌，令人不敢恭維了。漢英文化翻譯中類似“龍”變“虎”，“紅”變“綠”，“牛”變“豬”的例子，舉不勝舉。

無論採用何種“標準”、何種原則加以衡量，“忠實”無疑是首要的條件。在眾多的翻譯思想與理論中，無論是嚴複的“信達雅”、魯迅的“寧信而不順”、傅雷的“形似”與“神似”、陳允福的“忠實、通順”、劉重德的“信達切”、許淵沖的“三美”、還是奈達的“動態對等”、“功能對等”、紐馬克的“交際翻譯”等，無不強調了“忠實”的重要性。其中，魯迅是很注重“忠實”的，對便於讀者理解、接受的“歸化”翻譯有著不同的見解。“只求易懂，不如創作，或者改作，將事改為中國事，人也化為中國人。如果還是翻譯，那麼，首要的目的，就在博覽外國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時，有這等事，和旅行外國，是很相像的：它必須有異國情調，就是所謂洋氣。其實世界上也不會有完全歸化的譯文，倘若有，就是貌合神離，從嚴辨別起來，它不算翻譯。”（見《“題為定”草》）

楊憲益先生是我國當代著名的翻譯家，與夫人合作，翻譯了大量的經典名著，將我國豐富的文化遺產介紹給了西方讀者，同時，也將許多外國名著名篇介紹給了中國讀者，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要以忠實的翻譯‘信’于中國文化的核心，中國文明的精神。這不僅僅是一個翻譯中國文化遺產的問題，還涉及到忠實傳達中國文化的價值、靈魂，傳達中國人的人生，他們的樂與悲，愛與恨，憐與怨，喜與怒。”³

文化翻譯在習語、典故的翻譯中可謂體現得淋漓盡致。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關於漢語成語“雨後春筍”中“筍”的翻譯。在許多場合，“筍”被譯成了“蘑菇”。原因很簡單，“筍”是特定的地域才有的植物，在英倫列島是見不著的。而英語中的mushroom(蘑菇)和“筍”的比喻基本一致。因此，在眾多譯者的筆下或嘴裏，“竹筍”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換成了“蘑菇”。殊不知，這裏的“竹筍”即“竹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中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周秀鳳、張啟榮在關於列寧著作中典故的翻譯時，說：“在翻譯外國

²劉英凱. 歸化—翻譯的歧途[J]. 楊自儉, 劉學雲. 翻譯新論[C]. 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年, 第272頁.

³任生名. 楊憲益的文學翻譯思想散記[J]. 中國翻譯, 1993年, 第四期, 第33, 34頁.

典故時，是大可不必換上中國牌號，改裝成‘國貨’的。否則，把‘朱庇特’譯成‘玉皇大帝’，把‘農夫和蛇’改寫為‘東郭先生與狼’，豈不是幫了倒忙！這樣的民族化實際上成了化民族——把人家的東西都給化掉了。”（1983：12）既然沒有必要把外國的東西換上中國牌號，改裝成“國貨”，同樣也就沒必要把“國貨”硬是換上外國牌號，改裝成“洋貨”了。“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丰姿，但這保存，卻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慣了。不過它原是洋鬼子，當然誰也看不慣，為比較的順眼起見，只能改換它的衣裳，卻不該削低他的鼻子，剷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張削鼻剷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寧可譯得不順口。”（同上）

其實，讀者就好比是食客。他們要求的就是“地道”，就是“原汁原味”。就像是吃川菜，起初不瞭解，不適應，但一回生，二回熟，漸漸地也就知道了地道的川菜風味就是麻辣，同時還會產生強烈的興趣，因為無法抵制川味麻辣的誘惑。文化翻譯亦應如此，“地道的原文，地道的譯文”。不要擔心外國讀者看不懂，害怕外國讀者不能接受。正如楊憲益先生所說，“我國人民應該知道外國的文化遺產，外國也應該瞭解中國有多麼豐富的文化遺產。”（同上）要相信讀者，要對讀者有信心。“譯者應該相信讀者隨著民族間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隨著讀者接觸到的外來文化日益增多，今日的讀者有能力接受帶有外來文化印記的各種文化意象。不僅如此，他們對於外來文化意象還表現出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因此，譯者大可不必越俎代庖，徒費心力地把麵包改做成饅頭塞給讀者。”（謝天振，1990：192）就像酒店裏服務員的解說一樣，通過注釋對其文化背景的解釋，我們中國讀者逐步接受了“阿喀琉斯的腳踵”、“潘朵拉的盒子”、“掉鱷魚淚”等；外國讀者也早已對“面子”、“紙老虎”等不再陌生。德國大文豪歌德指出，“凡事總有個開始，讀者終究會從不習慣（不喜聞樂見）到習慣（喜聞樂見）。”（劉宓慶，1999：76）

“不同文化之間的文化差異的存在是一個不爭的事實。”⁴文化翻譯的目的就是在於促進不同

民族間的交流，倘若一味強調西方讀者的感受，西方讀者的反應，勢必會犧牲，甚至是扭曲源語文化。這樣的翻譯不是在促進交流，而是在蒙蔽源文化，是在推行西方文化中心主義，主張用西方文化統治全球，其實質是西方文化霸權主義。

“在翻譯中，我們往往只強調用讀者熟悉的形象去調動讀者的聯想，結果就用‘班門弄斧’、‘情人眼裏出西施’等過分民族化的詞語去翻譯國外相應的成語。這樣做的結果，譯文是民族化了，但是與此同時也把人家民族的東西‘化’掉了。”（謝天振，1999：191-192）在這個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時代，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是必然的。在跨文化翻譯中，既要認同世界文化的共性，又要保護民族文化的個性，這才是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願望。

當然，為了照顧不同顧客的口味，川菜分為辣和微辣。同樣，對於涉及文化內涵的詞語，正如有人建議一樣，為照顧不同教育層次的讀者，烹飪成“微辣”和“辣”，也步不乏為一種可取之舉。邱懋如在強調保留源文的文化色彩是說，“如果你向學習漢語的外國人解釋‘她有落魚沉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時，你可以直譯成 *Her beauty would make the fish sink, the wild goose fall down and the moon hide herself, and put the flowers to shame*，以便解譯比喻中包含的文化意味。”（郭建中，2000：216）但無論哪一層次，要烹飪地道的川菜，花椒和辣椒是不可不放的，只是放多與少放的問題。即使是為了照顧不同層次的西方讀者，中華民族悠久的文化是不能被“改裝”的。

5. 結語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歷史積澱，是維繫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紐帶，它只有以開放的精神和態勢，整合異質文化，借鑒外來文化，才能充滿生機，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思想基礎、不同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因此，不同文化間的翻譯，如果任意拿自己的東西去代替別人的東西，把一種異質的文化‘血液’輸入到另一種文化的‘血液’中去，這無異往人身上輸羊血，得到的不是文化交流，而是文化‘凝血’。”

（許崇信，1991：1）

⁴王東風. 文化差異與讀者反映[J]. 郭建中. 文化與翻譯 [C],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2000 年第 216 頁.

翻譯既是科學，也是藝術，而“烹飪”只是一種藝術，在文化翻譯要做到百分之百的“原汁原味”並非易事。如同劉宓慶教授所言，“翻譯究竟是跨語際文化轉換，保存‘原汁原味’只是‘完全可能’，而這裏所謂的‘原汁原味’只是就特徵、特色而言，要求百分之百的‘原汁原味’確實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理想，這就牽涉可譯性問題了。”（1999：296）但無論如何，為了真正促進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作為架起翻譯這座橋樑的工程師，譯者有責任，也有義務，將源遠流長的中華民族文化，忠實地傳達給廣大西方讀者。“譯者不應滿足於傳達原文文化意象的一般意義，而應把盡最大可能傳達原文的文化意象也視為自己的一種職責。”（謝天振，1999：192）

參考文獻

- [1] 陳安定. 英漢比較與翻譯[M]. 北京: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1998年.
- [2] 陳福康. 中國譯學理論史稿[C]. 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1992年.
- [3] 陳生保. 英漢翻譯津指南[M]. 北京: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1998年.
- [4] 范仲英. 實用翻譯教程[M]. 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1994年.
- [5] 耿龍明. 翻譯論叢[C]. 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1998年.
- [6] 郭建中. 文化與翻譯[C]. 北京: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2000年.
- [7] 黃振定. 翻譯學[M]. 長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年.
- [8] 蔣堅松, 黃振定. 語言與翻譯研究[M].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0年.
- [9] 孔慧怡. 翻譯·文學·文化[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年.

- [10] 林煌天等. 中國翻譯詞典[Z]. 武漢: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年.
- [11] 劉宓慶. 文化翻譯論綱[M]. 武漢: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年.
- [12] 劉重德. 英漢語比較與翻譯[M]. 青島: 青島出版社, 1998年.
- [13] 謝天振. 譯介學[M]. 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1999年.
- [14] 楊自儉, 劉學雲. 翻譯新論[C]. 武漢: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年.
- [15] 張振玉. 翻譯學概論[M]. 南京: 譯林出版社, 1992年.
- [16] GEORGE STEINER.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17] Larry A. Samovar. etc.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18] Peter Newmark.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19] Susan Bassnett & André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C].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作者簡介: Du Changguo (杜昌國),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通信地址: 杜昌國, 中國四川省成都市望江路 29 號, 610014
E-mail: dcgdu6970@yahoo.com.cn